

經部

尚書說卷七

宋 黄度 撰

周書

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周人二都通王畿故成周為東郊近郊五十里遠郊百里是為六鄉六鄉分治六鄉六鄉皆在宗周不出君陳獨以分正之職居洛治之正長也長長治之洛與鎬對立故曰分正

君陳

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

命汝尹兹東郊敬哉君陳周公子非也令善孝友善德士其詩曰有孝有德孔子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指也故亦謂之吉德召公求賢用吉謂孝友孟子曰仁之實事親義之實從兄君陳推其事親之孝以友兄弟又推其孝友以施於有政善推其所為者也古者鄉教孝友睦婣任䘏鄉之八刑不孝不睦不婣不弟不任不䘏造言亂民獨施之於鄉故曰鄉八刑君陳分正東郊以孝友選鄉法之行為可知矣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往慎乃司兹率厥常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周禮鄉老二鄉公一人無它職事獨與鄉大夫興賢能獻其書于王而已以天子三公為鄉老教其民夫是謂之師保教其君教其民無異道也故伊尹曰使其君為堯舜之君使其民為堯舜之民民懷其德其教行矣召公甘棠亦若是也往慎所主之治不必更有作為但率其常典是皆周公

之訓惟勉明之而民自治夫雖有周公之訓莫能明之則泯泯矣日月常明而後蒼生仰照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至言其為不可加也至治之馨香猶能感神豈有不能動人者式用一曰法也猷道也用是周公道訓必日孜孜無敢逸豫悠久無疆則動矣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爾其戒哉爾惟風下民惟草周公沒未久人固皆嘗見之見聖而不由聖凡人之情君陳式是猷訓以興起斯民可也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圖謀也不能無廢興也是以謀之而豈敢易哉凡其命令之出咨訪之入必於爾衆虞度之庶言同則陳

布而行之葢雖周公之聖不能違夫衆也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成王斯言類若後世人主惡聞其過而貪名者是必有深意也成王自幼周公保惠教誨之故周公之言一則曰孺子聽朕教汝于棐民彜二則曰迪惟前人光施于我沖子是本師道又自大誥至多士皆周公以王命誥是為權宜皆非人臣之常法也洛土習見其事成王懼其不復能知君令臣行之常分故舉此以訓君陳而動洛人是故不嫌于徇已也夫人臣掐過掠美豈惟不足成其君而其身亦何以居之顧豈能為良顯乎詩曰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又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懈以事一人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

以削寛而有制從容以和周公之誥殷民故曰我惟時其戰要囚之又曰我乃其大罰殛之君陳當識此意無徒泥其言徒泥其言依勢作威倚法以削矣夫將使之遷善遠罪而不知誠不可以日月為功故其道在寛然不可以無制也從容以和言殷民日向化尚當徐徐協和之夫此皆所以弘周公之訓也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君陳分洛而殺生之命制于天子統于京師也天子制命非其中豈得使其臣茍順於已哉成王教君陳將順於其前而又教之正救於其後是能知為人君為人臣之道矣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刑一人而天下懲焉猶為不得已況多殺而不懲乎狃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

夫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狃習也習于姦宄有舊惡嘗赦宥之者也敗常亂俗鄉刑亂民也姦宄亂民三者雖細必罰不宥非此類也雖頑不受令姑惟教之無忿疾蠢愚無知不能自同於衆人故謂之一夫則寬饒之無求備觀殷民屢叛周公不殺而誥教之則知忍能濟事有容之為大也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鄉法自閭胥至州長歲時讀法書其德行道藝戒令糾禁備焉修不修皆于此簡別之州長三年大比大攷鄉里賛鄉大夫廢興故有進良退不肖之法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惟予一人膺受多福其爾之休終有辭于永世夫所以容忍教迪之至此以其生本

厚也文武興而其民好善幽厲興而其民好暴物能遷之生亦可反要之必從行而不從令也典常也能敬常厥德以率之無有不變者必且信登于道矣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召公以太保為冢宰畢公以司馬兼太師畢公序召公下名數不同也召畢率諸侯為諸侯長也君奭周召相重在師保顧命召畢相重在率諸侯臨終遺命曰顧命

顧命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甲子王乃洮頮水相被冕服憑玉几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

臣百尹御事洮盥手頮沃面發大命必齋戒沐浴王疾洮頮而已冕服尊不使媟御相被之太僕正王服位相盖太僕歟命召畢率諸侯而同召六卿與百尹六卿百尹朝廷綱紀安得不使與於此也若後世則多屬私臣其事尚密矣太保冢宰芮伯司徒彤伯宗伯畢公司馬衞侯司寇毛公司空太保稱官三公尊也三公不名此名將攝政嚴君臣之分也畢公兼太師毛公兼太傅兼官以公見虎臣虎賁氏也百尹百官之長也師氏虎賁氏皆長官而特見之師氏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門虎賁氏國有大故則守王門特見二大夫危疑之際謹門衞也御治也百官之長皆在其餘有治事乃召彤姒姓國在青州北海縣衞侯康叔春秋傳曰康叔為司寇毛公史記有毛叔鄭曰畿內國考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漸進幾微有安

危之兆焉甚曰病臻至彌甚病甚日至久留不去齋戒致敬臨之以鬼神是為誓言今病恐不獲誓言嗣子事審故此審訓命汝審謂不亂也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教則肄肄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宣布重繼光明也奠定麗附定民所附敷陳其教民無不肄習者民習其教順從不違用能通代殷而集大命肄習達通文武布繼明之德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侗稚無知成王自謂也迓迎昏亂逾越殆危弗能興起弗能省悟是將死矣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釗康王名勸進

也使進於善也威儀心術之著也紂燕喪威儀厲王荒湛衛武公教之敬慎威儀冐昧貢進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吉之先見為幾不吉為非幾猶曰是不當嚮用者也昧昧而行雖其視聽言動蓋有不知其所自者而況安危理亂之分乎是故能自治其威儀則必不昧進于非幾矣弘濟艱難柔遠能邇安勸庶邦其要則在於光明不昧非幾之動早辨速悟不使墮乎其中而能自反悠久不息動容周旋莫不中禮矣爾無以謂嗣子之不能自昭明德冐進危幾則為汝輔相者使之也春秋傳能左右之曰以安勸庶邦召畢率諸侯實任之而必當正其本無徒事其末此成王臨終付托之言謂之顧命者也夫豈獨不惑於死生之際哉成王顧命漢文帝遺詔皆[illegible]知道者成王有問學之功言皆協于道足以詒謀燕翼文帝不能至也然薄葬短喪後世猶以為法惜乎其未嘗受教於伊周也使其頗嘗聞伊周之訓豈當在成王下

茲既受命還出綴

衣于庭羣臣既受命各還治所以聽事綴衣帷幄出之于庭示變且俟供張也越翼日乙丑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王崩冢宰攝政於是出命仲桓南宮毛二大夫也虎賁氏下大夫齊侯呂伋太公子來朝京師會王崩而留遂使二大夫就之將命逆太子太子侍疾王崩乃出南門外使甥舅闕諸侯虎臣嚴衛而迎之定民志也禮君行則二執戈者在前太子未即位用君禮示變也書子釗著其位也呂伋仲桓南宮毛書姓書名謹之也伋書國書爵殊之于大夫也南門路門翼室路寢夾室在兩旁故曰翼於是而為倚廬焉恤憂宅居宗主主喪也丁卯命作冊度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丁卯王崩之三日禮三日而斂未斂

則不敢死其親故斂而後作冊度將書顧命傳位焉量宇作冊故曰冊度天子七日而殯殯之明日乃成服主與來日也又明日為癸酉召公畢公以三公為原闕六字故曰伯相士虞人也須材備葬用也禮君薨虞人致百祀之木可為棺槨者斬之於是殯斂之事畢為葬備二相命所統虞人各致其材以待須

狄設黼扆綴衣牖間南嚮敷重篾席黼純華玉仍几西序東嚮敷重厎席綴純文貝仍几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彫玉仍几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越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胤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

垂之竹矢在東房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喪禮備乃傳位事之序也狄樂官之賤者大喪掌設階復䰟於是使設几筵宮室之制正處曰堂堂內曰室室南東戶西牖其兩夾曰翼室亦曰夾室堂東西廂曰序廂之室曰房堂之東階曰阼階西曰賓階門側有室其東曰右塾西曰左塾戶牖之間設屏曰扆又設幄帳象平生白與黑繡之曰黼案司几筵正位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諸侯祭祀席蒲筵繢純加莞席紛純昨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此牖間篾席蓋次席也鄭氏曰桃枝次列成文西序厎席蓋莞席也厎言其密緻也東序豐席蓋繅席也鄭氏曰削蒲蒻展之編以五采豐言文采豐盛也筍竹皮司几筵莞席紛純此厎席綴純筍席紛純則皆稍變矣天子之席三重㭊筵數此重席筵不數也純緣也綴雜綵畫旋五彩古

紛米字為粉絲玄紛玄帛繡粉也華玉五色玉文貝貝有文者彫刻鏤吉事變几凶事仍几因生時几用之也古說牖間朝覲之坐西序聽政之坐東序養老燕饗之坐西夾親屬燕私之坐皆象生時并設之東夾不設倚廬在焉玉五重弘璧琬琰為二重大玉夷玉天球為三重古玉鎮也越於也於列玉之次陳寶焉赤刀大訓之屬先代之傳寶也弘璧大璧也琬圭以治德以結好琰圭以易行以除慝夷玉東夷美玉醫無閭之珣玗琪是也天球玉磬之天成者舜樂鳴球也赤刀鄭氏謂武王誅紂時刀以赤為飾或曰赤銅為之其色赤漢赤仄錢銅赤色大訓三皇五帝之書掌在外史河圖八卦肩夏后氏諸侯其國所為舞衣大貝伏生書傳曰如大車渠散宜生於江淮間得之以免文王者鼖長八尺謂之鼖鼖鼓鼓軍事孔氏曰商周寶之兊和古巧者垂舜工官赤刀王迹所起大訓河圖帝王道統所傳故與玉鎮陳之於序其器物之合於法度者陳於房屋大輅玉綴輅

金先輅象次輅木象稱先玉祀金賔不常乘故自為次序象朝夕燕出入一曰道車木以田以鄙一曰游車常乘故自為序綴聯次亞也賔阼階面南向左右塾前北向革輅軍容不陳几筵王位寶玉鎮守車輅法儀於是悉傳之陳器先西後東殯宫在西傳授所從也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戺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一人冕執鋭立于側階畢門路寢南門也階之廉曰戺夾堂立堂上故曰東堂西堂垂居上居高臨下故曰垂側階未詳孔氏曰北下階雀弁韋弁也綦弁皮弁也其色青黑皆士服也冕大夫服也惠三隅矛劉鉞斧或曰鉚美金因金名斧蓋黃鉞也劉鉞天子所仗故立于堂

若今所謂御器械者戣瞿皆戟屬陳衛先東後西嗣王在東衛衛王也

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隮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即位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隮太史秉書由賓階隮御王冊命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卞燮和天下用答揚文武之光訓

麻三十升以為冕黼裳王衮冕裳四章獨畫黼也詩曰玄衮及黼舉黼以見其餘黼黻文之盛也與此異王升由賓階不敢當主且殯在西階也卿士六卿蟻裳玄裳也彤裳纁裳也皆不畫王裳獨畫黼太保卿士玄不畫示變也太宗宗伯也序太史於宗伯之上太史奉冊命也太保太宗升自阼階受命於先王也太史升自賓階

將御王冊也介圭天子之命圭益鎮圭也尺有二寸同爵也瑁四寸王執之以朝諸侯古説以齊瑞信瑁取冒覆天下之義御進也道揚猶稱揚也末命將没之遺言也嗣先王訓言臨君周邦以撫綏諸侯大卞大法也

王再拜興荅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上宗曰饗王受圭乃拜受冊眇

眇小貌自恐不能治四方則何以敬忌天威荅畢乃受同瑁不言受圭受冊同瑁因祭而見圭冊為可知也三同一瑁太宗以次授王王饗執瑁宿止也王受同置之止不敢飲既又取祭之或曰宿肅古字通特牲宿尸注宿讀為肅宿進也或曰肅手至地若今撎也受冊而拜受爵而宿祭酹酒也禮飲必祭傳訓咤為奠爵非咤噴聲字亦作吒項籍喑嗚叱吒悲不敢哭聲噴而止也上宗小宗伯小宗伯中大夫二人肆師下大夫四人小宗

伯一人贊饗餘當以次奉同瑁宗大宗伯**太保受同降**也必饗者諸侯始封受冊命饗醴禮也**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荅拜太保受同祭嚌宅授宗人同拜王荅拜**太保受同王授太保使饗也太保傳顧命一心同體王能承用先王之訓嗣守大業則召公與受其福矣太保受同降易同盥手洗同食酒秉璋以酢易同絜也半圭曰璋臣所奉也酢報祭太保將拜故以同授宗人乃秉璋拜宗人肆師士王荅拜太保傳顧命居洛誥周公復辟成王亦拜荅周公傳謂太保拜殯非王命太保饗故拜王嚌酒至齒不飲王祭不嚌大保義服哀殺也宅授宗人同謂將拜不離其處以同授宗人或曰宅咤字脫其旁亦謂一不敢哭也**太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俟**收有司撤器卿士不出諸侯出廟門外俟見王殯宮稱廟鬼神之依也

康王既尸天子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既尸天子以傳位也於是出誥令故曰遂誥諸侯志晉之變也周人大封諸侯重監牧之權齊魯衛晉土壤廣斥當時固有翼衛之效數傳之後事體必變周公成王見其幾矣故二書變禮皆為訓飭諸侯夫子之序表其大要焉

康王之誥

王出在應門之内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黄朱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荅拜應門在路門之外治朝在應門内不曰朝而曰應門内非行朝禮也召公畢公各以所領諸侯入見西方入左東方入右各從

其長也皆朝見諸侯與赴國喪者也布陳乘四馬黃朱騂庭實也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賓諸侯也圭贄幣篚朝以圭饗以幣奉圭兼幣略用朝饗之禮而並行之一二非一也臣衛蕃衛之臣壤土物執土物奠獻拜送幣進禮首至地王答拜受幣非常禮新嗣先德未敢當主也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羑若克恤西土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太保冢宰及司徒咸進相揖咸皆也謂自司徒以下羣卿皆進相揖同戒王也羑羑古字今作誘教也教迪而順於道康王所謂皇天用訓厥道也克恤西土本王業之所由始也陟升也天子崩曰升遐新陟王成王

也未謚故稱之曰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文武之功以數遺後人王必敬之溥言震之莫不震疊張皇六師也使刑政修明六師常有張皇之勢則可以無壞高祖文王之命矣王公自稱孤寡不穀故曰寡命諸侯初見嗣王公卿進戒如此此成王命二伯率諸侯相康王之本意也天下乂安諸侯軌道陟明黜幽賞罰固不可廢又至於强梗恣肆不式王命則六師出矣故立政終篇曰其克詰爾戎兵方行天下以陟禹之迹至於海表罔有不服與此意同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

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王順羣卿之戒以告諸侯其稱名新嗣謙也至公不偏平也積盛豐美富也咎惡不務隱惡揚善也底致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光明溥照也文武之德如是而猶有忠力之臣保乂王家故能正天命商周之際天命為危疑矣非文武奚能正之天用是訓廸以道付畀四方命之建侯國樹藩屏其垂創固為我後之人是必諸侯相與顧念綏安爾先公之臣服于我先王者而順承之胥相暨及也中外一體其孰不為王事者乃心王室則必能奉憂其所當順者不遺天子羞矣鞠子稚子或曰鞠窮也亦在喪困苦之稱也成王命名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則以天下安危之勢在諸侯也公卿進戒乃以為特在畢協賞罰張皇六師是固為有司之職康王以為德意未

加而威怵之敎訓不施而勢壓之豈先王所以待諸侯哉洒水曰邦人諸友莫敢念亂誰無父母誠使諸侯不能奉順其上或至於不免用兵行師上之無以推廣文武平富不務咎之德下之無以綏保先公臣服先王之功業是皆為吾涼薄致此遺吾羞矣盛哉忠厚長者之言能為人君矣成王名公始變傳位之禮而成王付托之命如彼康王報誥之辭如此足為父子之懿克紹文武述作蓋先周德矣賈誼言三王教世子有道信乎其有道也晉武帝謂衛瓘曰太子勝前唐太宗曰青雀投我懷口雖不盡言心固憂懼矣

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

觀二書之變古者六君薨聽於冢宰而六卿百官同受顧命一也成服傳位二也以吉服見諸侯三也遂出誥命四也在喪稱子康王自稱予一人史亦稱之曰王五也其見羣臣拜稱名六也先儒或曰是得已而不已二公之過度竊論之成王力疾顧命與設几筵陳

寳出車輅盛傳位之儀君臣相見告戒反復前此書傳皆未有令而行之殆有憂心焉此不獨為當時慮將使後世遂以為法夫周公之攝天下幾變君薨冢宰攝政在三代非創見之事而羣叔皆至親骨肉而不能知周公之心豈非時異事殊人情之漸漓薄歟後世柩前即位蓋本於顧命之書然漢立昭帝郭廣意為九卿而猶不能知其事乃曰殿中讙言上崩諸將軍共立太子為帝年八九歲燕王旦由此有反謀此事不幸時或有之成王名公親見周公之狼狽救亂矣是故成王道揚末命托嗣子於六卿百官事已稍變古二公量事制宜因顧命而廣之逆太子傳册書是諸侯皆不俟踰年使天下遂知嗣君之正位鎮危疑之心消姦慝之變此其意深矣雖然是固有所因襲而損益之也古者踰年即位即位必朝廟即位朝廟皆當用吉服伊訓太甲元年伊尹奉嗣王祇見厥祖是也伊尹於是作書訓王頌有嗣王朝廟謀訪進戒之詩是則朝廟羣臣見嗣王有訓戒

嗣王亦當有報誥是皆因於古禮而行之耳或曰先王之命不可不傳當以喪服受之諸侯喪服入哭殯宮見王於次王喪服受教諫可乎曰冊命果可以喪服受而亦可以喪服傳乎不可以喪服傳則君服臣不服豈可哉諸侯喪服見王弔也弔不以哭踊而進諫又可哉曾子問君薨而世子生三日名之太宰太宗太祝皆裨冕鄭康成曰接神則祭服古之禮也叔向辭諸侯何如曰不同諸侯之殯非弔何見乎故叔向曰是重受弔其言是也

康王命作冊畢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

畢公本以司馬兼太師為東伯

於是以太師東伯保釐東郊專為保釐發冊其事重也保釐與分正不同分正分使長治之保釐以師保領治之殷民遷洛歷年久生齒日繁於是使分居為比閭族黨州鄉悉用鄉法始成周郊周禮鄉為閭遂為里合則

通故鄉大夫曰大攷周禮司諫以攷鄉里之治是也

畢命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毖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畢公以諸父為成王師故康王稱之曰父師殷民服化而後四方無虞天子安寧此周公之所為毖殷頑民也道有

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道非一定之物也隨時升降是故政必因其俗而更革之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其知道之升降歟周公初遷殷民一以寛施之其後成王命君陳則使簡修進良至康王命畢公則旌别淑慝表厥宅里蓋異乎周公之世矣當殷民初遷教化未施而遽分别淑慝人心必乖沮紛擾周公誠未暇也至此則事體已定人之為惡者亦少茍無以旌别則惡者不懲王化無由而大同也使猶有一夫弗率則君師之職為不盡三后行事始終如此故其政有所更革而道日隆焉

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祗師言嘉績多于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君陳分正稱其孝友畢公保釐稱其克勤小物敦龎老成孝愛

謹敬氣象皆可想此豈非吉人常人歟治安之後用人法當如是克勤小物懋德也小不謹則累其大矣弼亮四世壽考不忘也正色率下儼然人望而畏之也罔不祗師言言而世為天下法也先王功業賴公為多康王用是得以垂拱仰成故今恐以周公之事命之太師東伯保釐皆周公之事也畢公亦為冢宰乎曰不可知也縱不為冢宰要必為卿於是文武舊臣盡矣

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

致仕者之家謂之宅士相見禮曰宅者在邦曰市井之臣在郊曰草野之臣里里居也癉病旌別淑慝表其宅里彰其善者使惡者知所病焉立之風聲以鼓動之如此而猶弗率則又殊厥井疆使知畏罪而慕化鄉法夫三為屋屋三為井是為井疆郊圻素定今因分居里申畫之鄉皆守法族

師聯法相保相受士師掌鄉合州黨族閭比之聯與其民人之什伍使之相安相受以比追胥之事蓋守法也故鄉大夫國有大故則令民各守其閭相保相受小之奇衺不作大之姦宄無所容與商邑淫酗暴亂草竊敵雖識不同矣故謂之成周郊殊厥井疆猶不率則從之比長從于他是也周公之訓多士曰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言其自為乖異不能與四方為一也東郊成而四海康則以為天下純被文王之化矣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非虛言也

政貴有恒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

為政無恒辭不體要皆好異也為政有恒則辨

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

口無所用之靡靡相隨順之貌盤庚曰今汝聒聒又曰度乃口則商俗尚口舊矣孔子曰惡利口之覆邦家者利口必傾亂戰國之際敗亡國家者皆辯士也

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

蕩陵德實悖天道敝化奢麗萬世同流兹殷庶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驕淫矜侉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以蕩陵德豈天道之所尚哉奢麗不循法度必敝化雖歷萬世混然一流怙侈滅義豈美事商士服行之以為美矜尚于人資富而能訓乃可永年不然驕志矜俗趣其亡耳德義之在人心與生俱生聖人不能强人所無而訓之也惟德惟義是乃大訓古先王皆以是訓令不用古訓而於何訓之乎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兹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修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

厥終三后協心同厎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四夷左衽罔不咸賴予小子永膺多福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子孫訓其成式惟乂天下歸周久矣雖殷士未服化而豈能遽危周哉其曰邦之安危惟茲殷士豈非過論乎曰不然懷反覆之心挾辯利之口習矜夸之俗怙寵祿之勢外連黨附近在郊關之內安危之機豈不在此是故力屈為易心服為難從令為易蹈道為難不剛不柔自修其德三后一心乃能同厎于道遷洛之初危疑多矣非周公莫克應之故曰慎厥始寬而有制從容以和故曰和厥中雖收放心閑之惟難故曰成厥終道洽則其心識義理矣政治則能循法度矣誠使殷士未能厎道藏釁宿禍自京師不能一日為安而欲澤及四夷豈不難哉然則康王之言非過也三后能為成周

建無窮之基使兩都儷美周之子孫皆得訓其成式治矣嗚呼罔曰弗克惟既厥心罔曰民寡惟慎厥事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人心不甚相遠也凡自謂不能者不盡其心者也謂民寡而不慎其事此心即為不盡盡心慎事使殷士服化天命之歸周始定是為敬順先王成烈以美于周公君陳之政自泰誓至畢命文武成康取守之道盡在是此周之盛也亦可謂難矣

穆王命君牙為周大司徒作君牙穆王名滿昭王子康王孫史記昭王南巡狩不返卒于江上周人諱不赴告春秋傳齊桓公問罪於楚牙名諸侯有司徒司馬司空亦有宗伯司寇故天子司徒以下稱大以別之

君牙

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篤厚服事勞勤司勲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亂四方思得如先王之臣以自輔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可興邦乎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纘乃舊服無忝祖考司徒與冢宰對長六卿故曰命爾汝翼大臣股肱心膂召康公以司徒為西諸侯伯此言左右予既當亦是分陝歟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

中惟爾之中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典常也則法也常故有法要必以其身率之此司徒之職也暑雨祁寒之怨民心豈能中哉是為艱矣雖然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思艱圖易誠有道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而天下定其寧矣乎嗚呼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啓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承言武王繼文王而有其功也啓開文謨武烈莫非訓也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在兹率乃祖考之攸行

昭乃辟之有乂乂順其事而申戒之用先正舊典是法民之治亂何必它求先正由召公而來居此官者皆有舊典君牙祖考嘗服行之於以昭明汝之君使有治焉

穆王命伯冏為周太僕正作冏命伯字冏名以名繫字王之大夫也正長周禮太僕下大夫二人猶當以一人為長

冏命

王若曰伯冏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怵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儆懼至如此哉豈非賢乎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懐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

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祗若萬邦咸休齊一也不以隱顯微著二其心也文武聰明齊聖矣而又其臣無大小無不忠良侍御君所僕從官無非正人以旦夕承輔其君是故其君出入起居無不欽發號出令無不善太僕之屬小臣祭僕御僕隸僕皆親近朝夕御于王所太僕掌正王之服位詔法儀故出入起居之有不欽太僕當諫正出入王之大命發號出令之有不臧太僕當論執其於輔導最切漢太僕為列卿而郎從官邑從天子屬光祿勲飲膳醫藥出入行幸供奉官屬少府太僕獨掌賔贊沿流寖遠客館閤門官實行僕卿之職而親近人主者獨宦官耳後漢光武稍更易官制諫大夫議郎皆文屬光祿勲侍中尚書御史皆文屬少府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繩愆糾謬格

其非心俾克紹先烈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逮左右前後皆僕官也小臣上士四人祭僕中士六人御僕下士十二人隷僕下士二人皆士也故為有位之士非心不格愆謬何由止正長大正通長羣僕小臣御服之等又各有長謂之小尹是也繩愆糾謬諫爭之事也古者諫無常職百官官箴王闕然近而易入莫如僕御之臣故穆王專責伯冏以諫爭之事漢諫大夫議郎博士與郎官常從得三代餘意隋唐諫官屬兩省謂之供奉官隨仗入閤而勢疎遠矣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穆王知作德之要矣喜諫惡直敗德之本也同官為僚三代官屬皆長官舉用世有穆天子傳

載穆王命造父馭八駿行天下一日千里而左氏傳載楚右尹子革之言穆王欲肆其心將使天下必皆有車轍馬跡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祗宮然則造父八駿果有之矣一造父能肆王心一祭公謀父能止王心僕臣正

爾無昵于憸人充耳目之

諛之效皆其身親自見之

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時瘝厥

官惟爾大弗克祗厥辟惟予汝辜

穆王戒伯冏無昵于憸人則知所以自免

矣人君視聽邪正由之故曰耳目之官惟貨其吉貨取之也昵其憸巧私其貨財舉用於上以病天下是為弗克敬其君孟子曰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正法舉罪其可逃乎漢郎官故事令郎出錢市則用給文書名曰山郎豪富郎或行錢得善部貨賂流行楊惲為中郎將罷山郎郎疾病休謁洗沐皆

以法令從事舉罪薦賢絕請謁貨賂之端宮殿稱其廉平此事三代時已有之乎

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于彝憲

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 孔氏曰呂命呂侯見命為天子司寇是也書與序皆摽呂命於其上言自呂侯命為司寇穆王乃訓夏贖刑是則呂侯將明於其間也故名其書曰呂刑舜流宥鞭朴其最輕者贖夏后氏之世專行贖法成康刑措雖亦不用蓋與舜之世民不犯有司同其美穆王末年姦慝既作遂訓夏后氏贖法用之贖雖輕法而始用刑矣此輕重之變也

呂刑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 穆王耄而荒姦宄不

勝乃度時之宜作刑以詰四方金罰是也舜雖有贖法臨時用之無成法也穆王始緣刑制罰而行之案史記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王道衰微穆王憫文武之道缺乃命伯冏申誡太僕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王征之得白狼白鹿自是荒服不至諸侯有不睦者甫侯言於王作修刑辟穆王之書次序如此穆王蓋始勤而終怠歟若蹈虎尾涉于春氷中夜以興思免厥愆皆自廢其言矣然征伐必非耄歲事是則用祭公謀父之諫悔悟亦久矣而終不免於怠荒年高倦勤雖聖人亦患之復上六曰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夫從諫弗咈改過不吝君之道也惡諫護過迷而後復豈其道哉然迷而不復則遂亡矣秦皇是也迷而能復雖晚猶庶幾於救敗漢武是也復差早亦差早得力穆王是也穆王接文武成康見聞終是不同案書享國百年史記言五十始即位是則百五十歲矣故方士多推言之未

必然也史記之言恐有悮

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為劓刵椓黥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

穆王訓夏贖刑而原用刑之始歷言蚩尤三苗之亂與伯夷臯陶典刑之事順於古訓而鑒觀其得失蚩尤炎帝之末諸侯也黃帝征之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古之民淳麗皆無此而蚩尤實創亂平民遂化之至三苗之君弗能以善率民不勝其亂悉制以刑劓刵椓黥是為五虐古亦無之而苗民命之曰法於此民之麗刑則并制之一以法施之無差別於其有辭者是為并制求勝其民而已蚩尤始以兵濟亂苗始以刑濟虐鴟惡鳥鴟義言害義如鴟之摶啄也矯强虔固靈善椓宮黥墨涅頟越

於麗附著也民興胥漸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詛盟泯泯冒也棼棼亂也苗民畏其君之虐故皆興起相漸染為亂俗不聽於有司之斷制而為詛盟相要質其中無信又傾覆之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皇帝堯也天矜于民堯承天心苗虐報之以威絕苗之勢始竄其君又選其民重黎羲和也苗民為詛盟故有降格之事堯又命羲和絕地天通人神不揉專修人事以定民志羲和疑即伯夷禮官故使正神人之位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鰥寡無蓋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羣后

諸侯皆能逮其下明明德以輔常教鰥寡之情得上達無所蓋藏舜於是清問下民鰥寡獨有辭于苗是則苗殺戮人之父子夫婦多矣德威惟畏德明惟明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夫殺戮無辜豈知所謂不怒而威麗刑并制豈知所謂不察而明三后恤功而堯德降矣是故其民畏威而不敢犯輸情而不敢欺孔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伯夷下典禮逆折民不使陷于刑禹平水土定山川之名民始得平土而居稷下播種之法農生殖嘉穀民得粒食降典居先三事正德先於利用厚生與此意同三后成功務殷盛于民然後士官制百姓于刑之中教民敬德德刑之敘可見矣穆穆在上明

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穆穆敬也必本於君德其上穆穆其下明明以照四方無不惟德之勤故能明于刑之中率以乂民而輔常教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訖竟也富厚也堯之典獄非竟于威虐惟竟于忠厚忌猶戒也敬戒無可擇之言於其身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民不從非訖于威惟訖于富天德如是惟克天德故能自作元命配天而享其福禄禹稷有天下夷皋有國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

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絶厥世主政典獄之官為天牧民故曰天牧伯夷布刑使民迪德是所當監其麗于獄必有當察者而苗民不察觀如易觀我生之觀不擇吉人觀之以五刑之中惟是庶威奪貨之人使斷制五刑以亂無罪是為當懲苗貪冒聚斂不分孤寡不恤窮匱皆豪奪也由秦漢而來行政鮮不奪民者也蠲潔罰之無所辭故絶世罔非天肯倚法恃勢奪其衣食之資而殺戮之豈得有後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今爾罔不由慰日勤爾罔或戒不勤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爾尚敬逆

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

訓刑嚴宗族之戒記曰公族之罪雖親不以犯有司正術也所以體百姓也夫教化衰而刑法興既不能使民不犯于有司而行法輕重異情是猶足以言平一之道哉切戒王族使作德勿犯若皆能聽吾言則庶乎其命可以格天下還成康之舊俗穆王耄矣親屬猶有居其上者父固有年畢而行尊者兄則年皆長矣大抵古人多壽敬老慈幼人主不敢廢此恩也父兄率德以訓迪其子弟則誠有望焉由用慰悅安之使相歆為善也爾今罔不用其相慰勞之情各務修飾偕之大道日致其勤而無或戒不勤天之於民均平齊矣豈有賢愚之異哉使我一日之力非終為不勤則流而墮於小人矣惟終為勤則企而趨於君子矣非終惟終則皆在夫人耳非終或作或輟不純一猶曰不克終

日也是謂不勤惟終念念相續自朝至暮無間斷猶曰窮日之力也是之謂勤夫往日惟終來日猶未可保往日非終來日豈可期乎是故勤之當勉不勤之當戒古傳非終句絕非惟終句絕果能由慇日勤矣果能日謹一日而于帝之勸矣如是乃能敬逆天命以奉予一人由身而家由家而國予一人實承其休美可畏刑也可美德也刑雖可畏畏而弗為則靡矣德雖可美美而自足則墮矣三德降典治水播種即三事也降典正德水土平而致用播種厚生敬五刑以成之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也夫然後一人之慶敷錫兆民無不賴之而其寧惟永昔者麟趾仁厚由是人倫正而朝廷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其事豈不本於王宮邦君室哉

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

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内惟貨惟來其罪惟均其審克之

有邦諸侯有土都邑大夫將頒行贖法故偏告有國有土刑期無刑善祥莫大焉度量度其情量度之所不及則有隱情是亦不盡其心而已矣何不及之有孟子曰物皆然心為甚王請度之造至也訟者兩至具備而衆聽之周禮以兩造聽民獄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法以議獄訟是也因其辭以定刑故曰五辭簡不煩也辭直不煩而又信則正于五刑以施墨劓剕宮大辟正于五刑而辭不簡有委曲可議之情則正于五罰使出金贖罪正于五罰而又不服則正于五過服猶當也舜曰五刑有服五過宥之司刺三宥不識過失遺忘此言五過謂以五刑定罪而其過者為當宥也過對故皐陶曰宥過刑故宥寛也自刑而罰自罰而宥遞降寛之宥之中有疵焉病

也謂有司故縱也官謂畏其勢要反謂善惡反覆內謂內親結連貨謂行貨講求來謂觀望將來吏有疵挾私故縱寬之事雖不同而其罪惟均必審慎則能之

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

赦直免之刑罰之疑皆直免之故別出孔氏曰刑疑赦從罰罰疑赦從免非也上不簡不服皆謂有不盡之情非疑也疑則直免耳與

簡孚

周禮三赦不同皐陶功疑惟重罪疑惟輕亦別出

有衆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

雖簡孚當正刑而又有聽法小司寇五聽是也一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惟貌有稽出辭吐氣耳聽目觀皆其貌之可驗者也稽驗也五聽最難故合衆智雖簡而聽之容有可生之理也故戒之無有簡而不聽者殆若今獄録問敫雖簡不聽猶為不盡其心代天討罪而不盡其心則為不嚴天威下將出罰法故先出此刑之當正者

墨

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剕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辟正刑也禮記君曰宥有司曰辟當罪則辟疑則赦罰則使出罰六兩曰鍰墨百剕倍為二百剕刖足倍而差之為五百刑赦罰皆當閱實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司刑五刑之屬各五百總二千五百呂刑五刑之屬三千墨劓增於舊宮大辟減其半刑措之風衰民始犯有司詳其小而寬其大

所謂度作刑也上下相比不使輕重相懸絶也僭忒也無忒於偽亂之辭不行理之不可行者也勿用不可行之理惟察之詳惟法之從必審乃能之為上下比罪容可出入故戒之

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

本上刑適有當輕則下服本下刑適有當重則上服刑隨事不同故輕重諸罰亦有權大抵罰與刑相表裏也此其事耳而又有世焉大司寇掌建邦之三典刑新國用輕典刑平國用中典刑亂國用重典世輕世重亦若斯乎盡一之法何有不齊其情不同豈可執一必有倫理必有節要不當其理不中其節是烏可與權哉

罰懲非死人極于病

罰懲之耳非死也使人蒙其恥而極病之有甚於死者則不待刀鋸鞭扑而皆知恥矣此贖刑之所為用也不然患姦多矣茍非先王之澤猶在奚能至此舜流宥

大略不死矣故雖四凶亦流穆王罰贖亦然故告之以用權之理如此舜流宥刑期無刑穆王罰贖自刑猶於是始用刑其事不同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哀敬折獄明啓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佞良之所以異佞恃辯良推情佞可以屈人之口良足以服人之心佞者常薄良者必厚也佞多遷就故不中良務平實故無不中辭之差毫釐間耳而從違絶異是故必察焉哀敬折獄而又明啓刑書胥占之胥相入與書相為用也占猶驗也如此乃能咸庶幾於中正其當刑其當罰無所差忒其審乃克之審克凡四一宥二赦三罰四用刑有權與折獄惡佞獄成而孚輸而孚其刑上備有并兩刑而汝也獄始成于汝之信終又當輸汝之信其刑之上備其辭理有并兩刑皆上之以俟

裁決

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

官伯師長族姓大家其氣力皆足以撓獄訟故特戒之呂刑首戒典獄次戒王之宗屬次戒邦國都邑次戒官伯族姓皆有次序有德則為天討無德則為民賊安敢不懼且敬乎君配天者也天佑助斯民置君作配於其下夫豈使賊之哉獄必比兩辭而聽之不比兩辭是為單辭明照清滌使曲直各得其所民之治無不由中於聽獄之兩辭者御冤抱枉無所赴愬而能為治平私

家謂位臨勢迫貨賂請求獄之兩辭皆徇其志而私家之也單辭無對耳猶未變亂私家兩辭則不復可信矣以獄受貨何能為寳惟聚其罪而成之耳府聚也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善惡必積而後成名滅身皆有其效焉報以庶尤不有人禍必有天殃言其事非一也其永可畏者惟罰乎務王將以贖法懲天下故因其羞惡之心而表異之以為庶尤之最可畏者在此天豈有不中哉其命吉凶惟人耳天降罰不中由今庶民無善政在天下則雖人主猶將不得蒙天之祐而況官伯族姓其能與國同休哉穆王之訓伯冏曰惟貨其吉其訓贖刑曰獄貨非寳然則貨賂行於其世矣

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嗣孫嗣其祖者也言傳襲之遠

也穆王屬亦尊矣自今而往其將何監豈不在於作德于民之中乎智哲之人惟刑立無疆之名伯夷皐陶是也屬附於五常之極立我烝民莫匪爾極也皆協於中乃有善慶嘉善師衆民無有不善凡臨民上治其獄訟者皆受王之善衆必監于此善祥之刑一納之於仁壽之域可也夫子定書錄穆王三書何也呂刑制作沿革固當錄周策命卿大夫多矣何獨取於君牙伯冏哉曰穆王三書周之衰也周衰何以錄其書以為文武周公之法度紀綱猶在也周公作立政以教成王固以為常得人以守其法度則天下可以常安王室可以常尊立政大要在于任準牧而已穆王君牙豈非所謂常任者歟冏命豈非所謂準人者歟呂刑豈非所謂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推其本則自司寇蘇公式敬由獄者歟然求其實則周道衰矣何以言之主德多違人材衰息風俗澆漓固皆異於文武成康之世矣而不至于遂亂者則猶憑藉於周公之紀綱法度而已矣夫子錄其

書著盛衰之變焉吕刑訓刑與臯陶言德刑之叙何如
曰絶不同禹臯陶專推明君徳有司聽斷豈足言哉吕
刑儆戒司政典獄可謂曲盡
人情之變而於君徳略矣

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作文侯之命

平王名宜臼幽王子幽王嬖褒姒逐申后與宜臼申侯召犬戎攻幽王弑之于驪山諸
侯即申侯立宜臼是為平王晉文侯唐叔九世孫犬戎
逼平王東遷文侯以兵衛平王平王錫文侯圭瓚秬鬯
案書洛誥成王作洛賜周公秬鬯至詩江漢宣王㑹諸
侯于東都用召康公典禮賜召穆公秬鬯周召皆以三
公分陜周制九命作伯錫秬鬯周召侯不為三公而用
此禮考其命辭亦非伯非周人舊典其後齊桓公晉文
公皆不為三公而為侯伯晉文公賜秬鬯弓矢乃用文
侯故事故曰鄭伯
傳王用平禮也

文侯之命

王若曰父義和丕顯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同姓屬為父義和文侯名史記世本名仇字義和孔氏曰不稱名尊之宗諸侯稱爵大夫稱字固有以名繫爵者亦有以名繫字者諸侯以屬繫字登于策書未有所據也或曰古無二字恐只是名猷道也從順也懷安也小大之謀必以道故無不順先祖宣王而上由文武而來至宣王皆以君臣合德謀猷率從故安寧在位畏厲故不可與於此況幽王乎不忍言之也度嘗論申侯召犬戎攻周立平王誤天下大計平王盖亦悔之矣嗚呼閔予小子

嗣造天丕愆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純即我御事罔或耆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平王雖立而犬戎横行宗周遂亡愆不在天良由自造故曰造天丕愆王澤民所資而絶之失民無助故兵戎侵陵國家喪敗純言其禍一往而不反也艱難之際即我御事苟無耆老俊彦在其服則予何所能爲伊誰也祖父并稱祖去古益近傳聞益多此言吾同姓豈無尊屬老成逮事先王之臣而誰恤朕躬者蓋甚恨諸侯之不赴救也吁亦甚可悲矣諸侯誠有罪然平王大義既虧不能感動天下豈非其初謀之不臧哉嗚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父義和汝克紹乃顯祖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汝多修扞我于艱

若汝予嘉歎而言有功於予一人長綏安我在位惟父義和能繼顯祖唐叔始儀刑文武會合其功使乃辟得繼承之追孝于前文人戰功曰多於此修舉扞衛我于艱若汝者予實嘉之文武大封同姓翼衛王室典章具在於是文侯始儀刑之獨咎同姓戚其兄之闕弓也雖然事之變久矣故以為成王命召畢率諸侯相康王為已見其幾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賚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周桓公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鄭武公遂為周司徒執周政晉文侯不留歸其國其命辭曰其歸視爾師寧爾邦則其國不靖不得留而歸也左氏傳曰魯惠公二十四年晉始亂封曲沃其亂已久故文侯不得留而歸然則平王非不欲留之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矢盧弓矢以覺報宴諸侯賜弓矢然後得專征伐秬

高王錫申伯四牡蹻蹻鉤膺濯濯禮錫也又王遣申伯路車乘馬贈遣也文侯有扞戎之功得賜弓矢或錫或贈皆得賜馬獨秬鬯非三公為侯伯不得賜故夫子書序表而出之以見典禮之變

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臨之以簡而職思其憂使國都無虞以成爾顯德其言蓋危夫子録文侯之命著周之亡也胡文定公曰詩降於黍離書止於文侯之命於是春秋作矣

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作費誓此成王伐東夷時也伯禽既封魯宅曲阜而徐夷連衡並起為寇魯東郊不敢啓關國關在郊成王自洛出師伐淮夷魯侯於是征徐戎徐敗夷亦滅誓衆於費作費誓費今沂州費縣淮夷淮上諸夷徐戎在泗州臨淮縣

費誓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徂兹淮夷徐戎並興善敹乃甲冑敿乃干無敢不弔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諸侯在其國稱公將往伐淮夷而徐戎並興徐本韋制魯使不得會王師伐夷故魯獨出征徐甲鎧冑兜鍪敹謂敹理穿治之敿編連之也干楯弔至鍛鍊礪磨也今惟淫舍牿牛馬杜乃擭敜乃穽無敢傷牿牿之傷汝則有常刑孔穎達曰此戒軍旁之民淫縱舍放牿牢閑也牛馬有牢閑令軍行放牧縱之杜塞擭機檻敜閉穽穿地陷獸也民本設機穽以捕獸恐傷軍人牛馬令閉塞之不閉塞傷牿有常刑令律施機槍作坑穽杖傷人畜產償價猶此意也馬牛其

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祗復之我商賚汝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馬牛風佚臣妾逋逃常時得越逐軍行亦禁之馬牛臣妾軍民皆有之越逐驚擾且掊鬬也必使復之不復之而禁逐為難行祗敬也無利苟得無尚忿爭故稱祗復或曰祗與亦祗以異之祗同令俗稱只言只當復之禁其執也商度也度其輕重而賚賜得者無賚強使復人恐其不樂從也此亦軍行權宜民間逸獸逋臣使還之官為出賞賚畀得者豈常行之法越逐犯禁不復則為竊攘皆有常刑令律闌遺視盜論臣妾賤者之稱周禮九職八曰臣妾無敢寇攘踰垣牆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此專禁軍旅獸佚臣逋猶不敢有之況寇攘乎軍行易縱肆強取和誘皆有常刑凡言常刑在軍在民皆有常刑之法甲戌我惟征徐戎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汝

則有大刑糗熬米麥而舂之峙積也無敢不及事糗糧所在積之遺人可攷行則裹費詩乃裹餱糧大刑死也令律乏軍興斬魯人三郊三遂峙乃楨榦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魯侯宄牧故征築皆有諸侯調發之師楨榦主人供之天子六軍故六鄉鄉在郊遂在野六鄉故六遂魯大國三軍故三郊三遂魯郊遂之民不出征者使供楨榦題曰楨當牆兩端者旁曰榦謂在牆兩邊障土者甲戌築據其要害攻其腹心且戰且守使敵不知所備也無餘刑殺也非殺則降於殺腐也若令律稱斬與雜犯死罪代命也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芻茭不可遠致亦主人供之糗糧取足不使不逮芻茭必使多焉糗糧緩急可以移致芻茭不可致也不多而闕事亦為乏興

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崤還歸作秦誓 秦國嬴姓益後周孝王邑非子於秦為附庸今秦州天水縣秦谷是也幽王之亂秦襄公救周有功平王東遷封襄公為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於是始國至德公徙都雍今鳳翔是也鄭國宣王母弟友始封咸林今華州鄭縣是也東遷武公取虢鄶十邑都於祝融之墟今鄭州新鄭縣是也晉襄公文公子崤在今河南永寧縣三崤山是也崤敗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悔過自誓告羣臣

秦誓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汝羣言之首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

哉羣言之首善言也古人之言有若民訖自若是多盤與受責如流之為艱皆議論之冠也夫善言尚多穆公取其切於已故以為羣言之首訖終若順盤樂也人能終順於理則無往而不樂其所以多憂不能自樂則由行險徼倖而已襲鄭之謀出於徼倖泰之老成端良之士實知之而穆公不能用夫易於責人而不能受責人之患皆然也穆公拒蹇叔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豈非責人之無難乎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于千里之外而況責之之易哉穆公知徼倖之敗謀易於責人之失士困而知悔可以入德矣

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為親雖則云然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

日月逾邁若弗云來言往者皆已謬來者或不能以救過也悔之甚矣古之謀人老成古昔之人也老者

持重動顧後患則以為不能成吾事而忌之今之謀人後生小子也少者輕銳類多快意則姑將試而親近之夫事非百全而姑試以徼倖穆公蓋亦年壯氣盛未更事歟一蹶而悟責已而不咎人脫然無吝過遂非之意其可謂不賢乎往事雖云然苟自今尚當順道詢謀於老成之人則庶幾於無過此言為蹇叔也

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仡仡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惟截截善諞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昧昧我思之

番番老貌旅膂古字通截截一切也諞古辯字番番良士膂力雖過我尚有之為可用仡仡壯勇射御不違雖可用我尚不欲國方尚戰武功豈非所欲哉此言為孟明也穆公曰吾不以一眚掩大德益知孟明之為必可用矣其至於敗則由尚勇而不尚謀耳誠使用蹇叔之謀以御孟明之勇夫奚患不濟截截一切善為辯

言能使君子惑之變其初辭如此者我大有之雖然理不可易也我實昧昧思之不精乃至於此襲鄭蹇叔之諫豈為不盡獨奪於壯勇必往之士貪功一切之言而遂惑之穆公初必持難而為辯口變其意故自以為昧昧不思之咎此言殆為杞子輩也襲鄭杞子為謀主穆公不歸咎于杞子而自以為思之不精人之勇決壯健有時而可用也全在審思而後發耳若是則師徒喪敗無一人坐之者穆公盡任之於己而舍短取長人材無不可用嗚呼用人惟己改過不吝有湯武之風焉

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

之俾不達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一介微也斷斷專一之意猗歎辭頌猗歟那歟休休樂易之意職主也冒媢同此爲子桑言也子桑舉孟明而孟明敗穆公懲悔如此子桑其能安乎故終篇稱道人臣必當好善有容乃可保我子孫而黎民亦主有利媢嫉違聖使不達爲不能容不能保子孫黎民亦危殆其言明達寛大如此則凡薦賢舉士者皆得展布不自沮矣穆公好賢之名聞天下由余舉于戎狄百里奚舉于奔亡皆天下奇士翕然歸之其度量誠絶人崤敗益自警量已恕人爲進德之機豈不盛矣

邦之杌隉曰由一人邦之榮懐亦尚一人之慶寡謀敗事杌隉不安由我一人尚能改舊圖新則邦之榮懐亦在一人而已書終於二誓何也費誓見周初牧伯職業秦誓春秋霸國爭雄盛衰之變也秦自穆公敗崤終阨於晉兵不復出函雍事業

若無足言而身修行美權尊分嚴教民耕戰綏服西戎子孫皆能奉其舊業夫子知其終必得志於天下推其效則自穆公垂創之為可繼故錄其書使與費誓自為後先見周室盛衰之節焉且夫子何以知秦必得志於天下也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興亡之效奚而不知也季札觀樂曰夫能夏則大識微見遠之士猶能知之而謂夫子不能知乎定哀之際戰國餘烈齊晉浸失其序吳楚日相圖吳亡而楚衰秦人治其國益彊盛養數世全力以待山東諸侯之弊其事已可見是故夫子序書以秦承周以崤誓繼典謨命其旨微矣

尚書說卷七